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第三十五集

二度梅

梅絳雪

京剧艺术

第三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三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5 2/16·插頁：2·字數：112,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 800册

統一書号：10071·238 定价：(7)0.48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曲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府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串、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目 录

二度梅.....	1
梅绛雪.....	103

二 度 梅

何时希藏本

提 要

唐代，梅伯高为奸相盧杞所害，其子良玉逃出，为僕陈东初家。陈亦因梅事辞官，退居揚州。

一日，梅花盛开，陈于賞梅之际，忽忆为亡友忌日。正欲望梅致祭，突然風雪大作，梅花尽落。陈料梅嗣已絕，万念俱灰，拟去落髮为僧。經夫人等苦劝，終謂若一夜之間，梅不重开，即当別家隱去。良玉感甚，夜祭梅花。适陈女杏元亦来花园为父求神，見之甚奇，遂囑良玉書梅氏灵牌。次晨，梅苞果放，馥郁滿园。陈祭亡友，良玉垂泪。繼从灵牌陈断定良玉为梅氏后代，問之果实。闔家欢欣，并以杏元相許。

北番犯境，屢战不克。盧杞以陈异已，請命杏元和番。聖旨到来，举家痛絕。杏元于酒席筵前痛斥盧杞。盧虽羞忿，然亦無可如何。陈命良玉送行，夫妻相別于“重台”，贈釵和詩，極尽悲苦。

行至昭君庙，杏元万感交集，投身“落雁岩”；經昭君显灵，送至梅友鄮伯符花园。杏元改名易姓，被鄮妻認為义女。

良玉为避盧杞，亦更名以主文名义隱匿鄮家，每思杏元，时撫金釵。不意釵被丫环携去。良玉失釵，謂見杏元無望，得病几死；杏元見釵，亦疑良玉罹难，殊不欲生。事为鄮女窺破，从中斡旋，夫妻終于团圓。

本剧故事源出小說“二度梅”，由“賞梅識破”“駭相別家”“重台贈別”“落雁岩”“落花园”“失金釵”“賞月重圓”七折構成。除“落花园”一折偶有演出外，余久失傳。此次刊出，由原收藏人何时希同志略加整理。

賞梅識破

第一場

〔陈东初上〕

陈东初 人生不滿百，常怀千岁憂。

下官、陈东初。近日收了一个書僮，看他行动，不像下等之人，好像那——（想介）怎么，想不起。好像哪一个？咳，这且不言，去年此时，我那梅伯高年兄被盧杞所害，斬首市曹。朝中人人痛惜，稍有心肝之人，不甘与奸賊同党，告老的告老，辞官的辞官。我也趁此回乡。想起梅兄赤胆忠心，落得如此結果，怎不教人酸鼻也！

（唱西皮原板）

恨奸賊害忠良市曹斬首，
一家人四逃散各奔他州。
也不知梅年兄可还有后？
思想起不由人珠泪双流。（ 書介）

〔王正上〕

王 正 梅花多茂盛，来請看花人。

參見老爷！

〔陈东初看書出神介〕

王 正 啓老爷：这花园之内，梅花开的茂盛，那梅不高不

陈东初 (惊介)什么梅伯高?

王 正 呃，我說那梅不高不矮，長的甚是好看，請老爷前去賞梅。

陈东初 請夫人、小姐、大相公出堂，同去賞梅。

王 正 是。翠环!

[翠环上]

翠 环 院公，什么事?

王 正 老爷請夫人、小姐、大相公前去賞梅。快快去請!

翠 环 曉得。有請夫人、小姐、大相公!

[陈夫人、陈杏元、陈春生上]

陈夫人 随夫回家乡，

陈杏元
陈春生 一家乐安康。

陈夫人 老爷!

陈杏元
陈春生 爹爹!

陈东初 夫人請坐。兒等坐下。

陈杏元
陈春生 謝坐!

陈东初 适才王正报道：花园梅花开的茂盛，請夫人同去賞梅。

陈夫人 妾身奉陪。

陈东初 我兒一同前去。

陈杏元
陈春生 是。

陈东初 王正帶路!

王 正 遵命。

陈东初 (唱西皮散板)

王正报梅花开各色皆有，

陈夫人 (接唱)

一家人喜团叙快乐無憂，

陈杏元 (接唱)

賞名花也須有佳肴美酒，

陈春生 (接唱)

对早梅賦清詞名士風流。

王 正 老爷，請看这梅花开的多么好看！

陈东初 倒也不错。

陈夫人 这梅花可是他亲手栽种？

陈东初 乃是新收来的那个書僮栽种的。

〔陈杏元、陈春生对看介〕

陈杏元 是那書僮栽种？
陈春生

王 正 梅花虽是書僮栽种，是我帮他澆水，我也有一些功劳。啊老爷，那書僮他还会念書写字，連念帶唱地，好像道士念經一样。

陈东初 怎么，他还会写字？

王 正 他一天到晚，除了写字，就是哭。

陈夫人 如此說来，那書僮定然十分伶俐，何不喚他前来，看上一看。

陈东初 好。王正，喚他前来！

陈春生 姐姐在此。（指陈杏元介）

陈夫人 一个書僮，何必迴避？

陈东初 女兒不必迴避。王正，快些喚来！

王 正 遵命。啊，書僮！老爷、夫人喚你。

梅良玉 (內)来了! (上)

(唱“哭相思”)

背井离故乡，

家破人又亡。

王 正 不要唱山歌了，过来见过老爷。

梅良玉 叩見老爷!

王 正 这是夫人。

梅良玉 叩見夫人!

王 正 这是小姐、大相公。

梅良玉 小姐、大相公，小子有礼!

陈杏元
陈春生 罢了。

梅良玉 老爷、夫人呼唤小子，有何吩咐?

陈东初 你栽种的梅花，十分茂盛，夫人要看看你这个伶俐的書僮。

梅良玉 老爷、夫人夸奖!

陈夫人 老爷何不备些酒肴，暢飲几杯?

陈东初 夫人言得極是。王正备酒!

王 正 遵命。(摆酒介)

陈东初 書僮!

梅良玉 有。

陈东初 你將上色盆景梅花移上几盆，与夫人賞玩。

梅良玉 遵命。(搬花盆介)

陈东初 杏元、春生!

陈杏元
陈春生 爹爹!

陈东初 你二人奉敬你母亲几杯!

陈杏元 遵命。
 陈春生
 陈夫人 啊老爷，你来看，日光照耀，天上飞雪了。
 陈东初 这真是天公凑趣，助人诗兴。杏元、春生！
 陈杏元 爹爹！（斟酒介）
 陈春生
 陈东初 你二人各题诗一首，以赏此花。
 陈杏元 遵命。王正！
 陈春生
 王 正 在。
 陈杏元， 取文房四宝过来！
 陈春生
 王 正 是。
 陈夫人 老爷请！
 陈东初 夫人请！
 （唱西皮原板）
 一家人赏梅花开怀饮酒，
 陈夫人 （接唱）
 看膝下儿女好喜上眉头。
 陈杏元 （接唱）
 观此人一定是书香之后，
 陈春生 （接唱）
 因甚事作奴隶甘居下流！
 陈东初 你二人诗可作成？
 陈杏元 鄙俗不堪入目，请爹爹指教！
 陈春生
 「陈杏元、陈春生呈诗介，陈东初看介」
 陈东初 尚佳尚佳。
 陈夫人 天色将暮，雪更大了。

陈东初 夫人，此景正应那古人之诗：

有梅無雪不精神，

陈夫人 有雪無詩俗了人；

陈杏元 日暮詩成天又雪，

陈春生 与梅并作十分春。

陈东初 (嘆介)咳！

陈夫人 老爷为何忽然煩悶？

陈东初 我想起我那年兄梅伯高。

(梅良玉正搬花盆，听介，摔盆介。王正吓梅良玉介，梅良玉哭介)

陈东初 我那梅年兄被奸臣所害，市曹斬首，記得就是今天。

陈夫人 老爷不要想那伤心之事，恐怕未必就是今天。

陈东初 我記得清清楚楚，正是去年今日。

陈夫人 不必想他，恐怕記不清楚。

陈东初 記得清楚。

梅良玉 (低聲)不錯不錯，正是今天这个日子。

(王正打梅良玉介)

王 正 (低聲)你怎么知道？

梅良玉 (輕哭介)我知道，我知道。

王 正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梅良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哭介）

陈东初 啊王正，你为何打他？

陈夫人

王 正 啓稟老爷、夫人；他多口，他說是今天这个日子——

陈夫人 今天什么事？

王 正 我不知道什么今天、昨天。

陈杏元 你不知道，他定然知道。爹爹、母亲，何不喚这書
陈春生 僮上来，問个明白？

陈东初 不错。王正，将书僮唤来问话！

王 正 是。啊书僮，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梅良玉 我無有哭！我無有哭！（哭介）

王 正 （打介）你不要哭！（打介）我要你笑！

梅良玉 我無有哭！我笑！我就笑！

王 正 你笑啊！你笑啊！

梅良玉 嘻……喂呀！（哭介）

陈东初 王正、书僮，还不快来？

王 正 老爷、夫人唤你，快去见来！

〔梅良玉擦眼涙介〕

梅良玉 叩见老爷、夫人！

陈东初 起来起来。

〔梅良玉咽哭介〕

陈夫人 怎么这书僮哭声不止？

陈杏元 其中定有原故。

陈春生 乃是王正打了他了。

陈夫人 王正！可是你打他哭的？

王 正 我未曾打他呀。

梅良玉 他——

王 正 我無有打你！

梅良玉 他、他、他未曾打我。

陈东初 他未曾打你，你为何哭得这个样儿？

陈杏元 此入心中，一定别有心事。

陈东初 看你这个样儿，好像有些疯魔。你将啼哭原因，快快说明；如若不然，我是要责打的！

梅良玉 啓稟老爷、夫人：适才老爷提起梅——

陈东初 梅什么？快讲！

梅良玉 那位梅大老爷与小子本是同乡，而且还是近鄰。老爷提起梅大老爷典刑之日，正是去年今天，故此我就伤心起来了。

陈东初 你怎么知道这样清楚？

梅良玉 啓稟老爷：去年我同先父在京之时，多承梅大老爷照应，我們受过他的恩惠。他的典刑之日，故尔記得清楚。

陈东初 你既是他家近鄰，你可知道他家还有何人？

梅良玉 他家中还有母子二人。

陈东初 啊！如此說来，梅年兄还有后。你可知道梅家公子他叫什么名字？

梅良玉 他——他也姓梅。

陈东初 呃！我知道他姓梅，他叫什么名字？

梅良玉 他叫梅良玉。

陈东初 呃！他叫梅良玉。你可知道他現在流落何方？

梅良玉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但知道，我还曉得。

陈夫人 知道曉得，还是一句話呀。

陈东初 你知道他流落何方？

梅良玉 哦！大概就在这一方。

〔陈杏元、陈春生对看介〕

陈东初 咳！不要管他現在何方，明早备份祭礼，祭奠祭奠梅年兄，保佑他的后代能到我家，我必定另眼看待。夫人意下如何？

陈夫人 老爷高見。

陈东初 好！王正，准备香燭祭礼，明早祭梅。

王 正 是。

陈东初 正是；

祭梅为訪忠良后，
陈夫人 早来我家免挂憂。
陈杏元 看来还須天保佑，
陈春生 滿天風雪令人愁。

〔陈杏元、陈春生、陈东初、陈夫人、翠环下〕

王 正 你把梅花收拾好了，明天祭奠梅大老爷之后，那份祭礼，一定是賞給我們吃的。

〔風声响介〕

梅良玉 不好不好，怎么起了这样大的風啊？（看介，惊介）哎呀風雪交加，不好！梅花要被風吹雪打，哎呀糟了糟了！

王 正 我們快將梅花收到屋子里去。

〔王正、梅良玉搬花盆介，王正跌倒介，爬起又跌，又起，搬梅树介〕

梅良玉 这树如何搬得动啊？（看介）哎呀！
（唱西皮搖板）

霎時間狂風起冰雹如豆，

王 正 你来搬花呀！

梅良玉 （接唱）

眼看着梅花落無法可收。

王 正 你怎么样了？搬哪！

梅良玉 咳！

（接唱）

老梅椿根深固怎能搬走？（看介）

風雪过这五色梅朵朵全休。

哎呀老伯伯呀！方才老爷言道：明早借这茂盛的梅花，祭奠梅大老爷。如今梅花被打，請你进內稟报

一声，明早还祭是不祭？

王 正 他要不祭，这份祭礼，我们得不着了。

梅良玉 祭礼倒是小事，禀报梅花被打，乃是大事。

王 正 好，待我进去禀报。

梅良玉 请你快去！

王 正 我去。

梅良玉 快去！（一跪、两跪介）

王 正 我就去。

梅良玉 你快去！你快去！

〔王正推梅良玉下〕

王 正 这个小孩子，梅花被打，他怎么这样着急？待我进去禀报。咳！乱得连晚饭还未曾吃呢。（小圆场）
啊，翠环姐！

〔翠环上〕

翠 环 什么事？

王 正 方才一阵大风大雪，将满园梅花尽行打坏。老爷要借梅花祭奠忠良。如今梅花已经打坏，明日早上，老爷是祭还是不祭？请老爷吩咐一声，也好准备。

翠 环 哟！这么点小事，何必连夜来报？

王 正 我也是这样想，那书僮大惊小怪，催着我来的。

翠 环 待我替你禀报，你等一会儿。有请老爷、夫人！

〔陈东初、陈夫人、陈杏元、陈春生上〕

陈东初
陈夫人 何事？

王 正 梅花被风雪打坏，明日祭奠忠良，祭是不祭？请老爷、夫人示下。

陈东初 梅花被打，忠良一定无后，我要看破红尘，削髮修

行去了！

陈夫人
陈杏元
陈春生

老爷呀！
此事如何使得。喂呀爹爹呀！
爹爹呀！

陈东初 我已看破世事，你们不必多言。除非一夜之间，梅花重开，忠良才有后代。如若不然，我还是出家呀。（下）

陈夫人 晓得了。儿呀，不要啼笑，你爹爹不出家了。

〔陈夫人下，陈春生随下〕

陈杏元 翠环！

翠环 有。

陈杏元 我们备些香燭，祝告花神，祈求梅花重开。（下）

翠环 是啦。老伯伯，你听见了没有？

王正 我全都听见了。

翠环 我也不多说了，你到花园去吧！我预备香燭去啦。

（下）

王正 这是哪里说起？（小圆场）啊书僮！书僮！

〔梅良玉上〕

梅良玉 老伯伯你回来了。梅花之事，禀过老爷了？

王正 再也不要提起！我去禀知老爷，老爷言道：梅花被打，忠良一定无后，他要出家修行去了。

梅良玉 啊！老爷为梅家之事，他、他、他要出家么？

王正 怎么你发了疯了？老爷为梅花之事，不是为了梅家之事，不要弄错了。

梅良玉 （哭介）哎呀！

王正 这个时候我也无有打你，你怎么又哭起来了？

梅良玉 我害了人了。

王正 你害了人？我去报官，不要连累了我。